

# 阳高城惨案始末

中共阳高县委党史研究室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制造了卢沟桥事变。战端拉开，李服膺、高桂滋、陈长捷等率国民党部队陆续路经阳高，向察哈尔、张家口方向开去。他们声称要扼守天镇、永嘉堡盘山地区，构筑国防工事，顽强抗战。阳高县沿途老百姓看到他们荷枪实弹，一队队地开过去，老百姓自觉地把从口里抠出来的一星半点粮食攒凑起来支援他们。本县商会动员当地米面店加速磨面，把一袋袋上好的白面成车成车地送往他们的驻地。可是，蒋军也罢，阎军也罢，他们在日军面前大多是一触即溃，望风而逃。据一位从前线溃退下来的李服膺部的军医讲：“队伍还没到张家口，连日军是什么样都没见，就传下了撤退的命令。队伍过洋河时，竟连电台都丢到河里，狼狈透顶了！”

9月初，日军铁蹄沿着平绥线疯狂挺进。人们亲眼看到蒋、阎军纷纷溃退，日军飞机频频空袭，搞得人心惶惶。

9月8日，日军兵临阳高城下，飞机、坦克、战车和轻重机枪频繁进行轰击和扫射，整座城池处于一片惊恐之中。

午夜过后，日军枪炮齐鸣开始攻城。驻守阳高的阎锡山六十一军四一四团，因伤亡惨重，料难以数百之众抵御日军的凶猛进攻，连夜弃城从南门突围而去。

日军东条英机察哈尔兵团攻破阳高城后，9月9日天亮时由

西门入城。一路上，日军见人就抓，把百姓像羔羊似的驱赶到北大街口，勒令统统跪下。此时，日军大部队人马已经入城，大街小巷堆满了机枪、坦克、大炮、汽车和洋马，沿街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一片杀气腾腾的景象。

过午时分，日军又把跪着的人们分作两堆：青壮年一堆，老年人、幼儿一堆。

有的人猛省过来：“不妙！还是设法逃走吧。”李肉铺李拐子的儿子不顾父亲的警告与拉拽，冒着生命危险，硬是瞅空逃出了虎口。

下午 4 时许，日军又押着青壮年向大南街走去。走到寺巷口的时候，突然一个青年跃出人群，向巷里冲去。“砰”地一声枪响，那个青年应声倒了下去。日军真要下毒手了！这时候，无知的人们才从幻想中清醒过来。刹那间，人群像炸开了锅，哭爹喊娘，乱作一团。日军用枪托砸，用刀横劈，把一场骚动压了下去。

人群被驱赶出朝阳门外，全部困在瓮城中。日军又令人们全部跪下——一场血腥的大屠杀就要开始了。傍晚时分，日军对挑选出来的五六百名青壮年下了毒手：机枪扫射，刺刀直穿，马刀横劈……一切杀人的东西都使用上了。有血性的阳高人是不甘受凌辱的！有的人从血泊中爬起来，赤手空拳，扑向日军。更有强者，如卖肉的老刘冲上前去，出其不意地夺过一名日本兵手中的枪，一连穿死 3 名日军，最后喷出满腔热血，同乡亲们一起倒在血泊之中。

瓮城惨案共死亡无辜百姓五六百人，只有 12 位同胞从血泊中爬了出来，死里逃生。

万恶的日本侵略军并不以此而满足，接连三天三夜大肆“清乡”。9 月 11 日敌酋下令：“明天中午 12 点要大清乡，男子凡无良民证的，均以便衣队论处，格杀勿论。”

填写“良民证”先要扣上碗圈，划上格子，填写完后，还要

盖上日酋章子等等。这么繁杂的手续一夜能填多少！恰巧晚上下起了倾盆大雨，人们为了活命，都在商会拥挤着，等待着领取“良民证”。一夜过去了；“良民证”没有发齐。上午 10 点，日军就出动人马“清乡”了。穷凶极恶的日军挨门挨户搜查，凡是没有得到“良民证”的男人都被拉出去就地处死。有的刀砍，有的枪杀，有的用刺刀戳。血腥的屠杀，令人目不忍睹。许多妇女为了保全丈夫的性命，面对日军枪弹、刺刀的威胁，奋力争夺。日军哪能刀下留情，有的全家被杀绝，无一幸免。在南街一家商店，日军把 18 个男人逼赶到西南大街的一个公厕坑边，先是用刺刀捅死，然后推倒粪坑边的土墙，把 18 个人全部压在里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仅这个公厕周围就横七竖八地躺着 100 多具尸体。悬楼街 5 个门内，有 30 多人被杀死。南街小书铺有个青年，日军将他的头砍下来扔进煮饭锅里。即使有“良民证”也有被杀的。这一天，日军杀害阳高城百姓至少有四五百人之多。

日军侵入阳高城后，媳妇、姑娘、少女惨遭奸污蹂躏，其状难以言喻。有的被摧残致死，有的因抗拒被杀。东街郝天福的女儿、儿媳因忍受不了日军像野兽一样的昼夜轮番摧残蹂躏，一天晚上全家 13 口人到马家园的关帝庙附近，用绳子互相拴在一起，集体投井自杀。他的大女儿、女婿见一家人如此悲惨死去，绝望中，也跳进临近的一口井内自尽了。

这次日军在阳高城共血腥屠杀无辜居民 1000 余人。在深重的民族灾难面前，阳高人民愤然而起，英勇抗日。9 月八路军主力从陕西东渡黄河，挺进山西抗日前线。日军制造阳高惨案的 9 月 9 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先头部队北上开进到原平 随后很快插入雁北东部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9 月，阳高县早期共产党员曹德本在桑干河畔组织起一支抗日队伍，几个月后，这支队伍编为八路军抗日游击队。1938 年 6 月，八路军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在西团堡村召开了阳高、天镇、阳原、大同 4 县

毗邻 100 多个村庄的代表大会 ,宣布成立高(阳高)原(阳原)同(大同)镇(天镇)区 ,这是党在桑干河地区成立的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阳高人民在党的领导下 ,组织起来 ,武装起来 ,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顽强不屈的斗争。

## 天镇城“八·八”惨案

曹宏顺

1937年9月12日侵华日军的铁蹄踏入天镇县城，连续进行了3天的大屠杀，2300余名群众饮刃喋血。因12日为农历八月初八，当地人称这次蒙难为“八·八”惨案。

9月初，日本关东军东条察哈尔兵团本间旅团和铃木旅团沿平绥铁路西犯，进入天镇境内。奉命驻守天镇防线的国民党晋绥军在北起袁冶梁、瓦窑口，南至罗家山、大桥等村沿线展开抗击。6日晋绥军战略防线主要阵地盘山（位于城东南8里处）被攻占。天镇城失去屏障，担负守城的晋绥军第六十一军二〇〇旅三九九团仍顽强地固守。日军绕过天镇城，西取阳高城，天镇城四面受围，情况更为危急。三九九团于11日夜间从城西撤出。12日凌晨6时左右，日军用大炮轰塌城墙东北角进入城内，开始了一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

—

日军从轰塌的城墙处入城，兵分三路：一路沿东城墙向东，一路顺北城墙往西，另一路直入城内街巷。住在城东北角的刘全义，清晨上城墙搬自家门板（晋绥军作掩体借用），第一个遇到日军。登上城墙豁口的日军士兵手起刀落，将刘的头砍落城下。继而日

军闯入城东北角居民家里，不分老少，逢人就杀，许多人都是刚起床，不及躲藏，便被杀害，不少人家被杀绝。这一处遇难群众就达百余人。

日军坦克、汽车直入城内，大批日军尾随而入。日本兵入城后横冲直撞，杀人成性，先将 200 余名居民用枪驱赶着闯入北瓮城（北门瓮圈）奶奶庙中，用刺刀挑杀，顿时人群乱成一团，哭喊声、惨叫声响成一片。西北街侯裕破口大骂日军，被一刀砍落脑袋。人们像发了疯似地拼命向庙内碾道或庙门口冲去，挣扎着、呼喊着，想冲出去。日军见状就改用枪射和往人群密集处掷手榴弹，在爆炸声和射击声中，200 余名徒手百姓一个个、一群群地倒了下去，就连守庙的一名和尚也未能幸免。

上午 9 时许，日军在城内四处鸣枪，在各条街巷挨门逐户地搜杀躲藏起来的居民。西北街的一个大院里十几口人除一名 8 岁幼女受枪声惊吓昏倒在同院一位 70 多岁的老奶奶死尸旁幸存外，其余皆惨遭枪杀。同街一位年轻的妇女正坐在炕沿边奶孩子被日军一枪打死，倒在地上，天真、可爱的婴儿竟爬在血泊中的母亲身上含着奶头吮吸，因吸不出奶汁哭叫，母亲的鲜血染红了不懂事的孩子，其状目不忍睹。西北街贺贤身中 9 枪没有死，成为劫难的幸存者。请听他对日军暴行的控诉：

“上午 9 点多，我听见附近各家有日军砸门声音；我刚想躲藏起来，已来不及了，我的腿还未迈出家门，大门已被打开，日本兵比划着把我叫出去，接着又搜了几个院户，连我在内一共叫出 14 个人，由 7 名日本兵把我们逼到隔壁高明院内，让我们站成一排，7 名日本兵 7 条枪同时开火，我当时下意识地抱着头躲闪，身中数枪，昏倒在地。后来我母亲将我抬回家后，我才醒过来，经家人检查，我身上有 9 处伤：左胳膊 6 处，头部、右手中指、肩胛部各一处。”

东北街一位老人眼见日军逼来，无处躲藏，慌乱中从炕上摸

起一把剪刀自杀。王面匠一家 3 口人，在日军的屠刀下，为保全尸，相继投井自尽。西南街张永胜父子 4 人被刺死，家中只剩下 69 岁的母亲抱着 6 岁孙女痛哭。同街郭举子被日军杀害，郭的儿子见状爬在父亲尸体上边哭边怒骂日军，也被残杀。

日军入城后，在疯狂杀人的同时，还大肆抢劫放火。首先将城内古建筑南街慈光楼和北街实业银行放火烧掉，继而对临街商号进行抢掠。西街“积厚成”、“庆福元”、“德庆隆”、“义和成”、“天德公”等店铺门窗洞开，珍贵细软物尽被掠走，不能带走的货物弃掷满街。劫后，又将这 20 余间店铺浇上汽油点燃，顿时，各处起火，烟罩全城。闯入民宅的日军，也是肆意抢掠。东南街一位姓马的老翁，因与日军争夺一件新皮袄而惨遭杀害。日军每到一家，对男人都要搜身，其用意一是怕暗藏武器，二是要白洋。东南街王炽和被一名日军挑开衣扣，浑身上下搜了个遍，因未搜出白洋被打得死去活来。西街王振文家被日军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有翻出大洋来，日军气急败坏地用刺刀顶住王振文的胸部，恶狠狠地喊着：“没有大洋的，统统的死了！”其老父苦苦央求，遭到一顿毒打。

从上午 10 时许，日军分别在四条街道挨门逐户地将难民驱赶出来，开始进行集体屠杀。

## 二

日军在南街逐户撵出 500 余名男女老幼，全部赶到南街路东侧马王庙前，男、女分别被押在马路东、西两侧跪着（小孩多跟随母亲）。南、北、西三面架着机枪，四面有日军把守。马王庙分里、外两院，里院正房 3 间，南房 3 间，南房后面有一个长 2.5 丈，宽、深各 1.5 丈左右的大坑（晋绥军留下的防空掩体）。日军比划

着先让阎毅、张凤祥等 5 名地方绅士进庙，随后又有几批被撵进庙院，人们只见有进去的，没见有出来的，不知日军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后来有人听见几声惨叫，方知日军在下毒手。有几个胆大的青年想溜走逃脱，当即被看守的日军拦回。杀人成性的日本兵在里院坑后站成一排，端着刺刀，在指挥官的指挥下，一齐动手，刺刀从人们的背部穿至胸前，再一使劲，便把尸体挑入坑内。刽子手们杀累了，就休息吃喝一阵。后来嫌群众穿着衣服不好刺，就强令人们进庙前脱掉衣服，有的人被连捅十几刀，最多的被捅了 32 刀，大坑填满了尸体，就用棉被盖实，上边压上大石块。余下的尸体，又逼着活着的人将其堆在房里，直到死尸堆满了 3 间房子。

马王庙里有一个山药窖，一些急于逃命的人想跳进去躲藏，被日军发觉后，一阵刺刀猛刺，挑入窖内，直至尸体堆满。日军犹恐有活人逃出，又把窖边一堵土墙推倒，将窖口盖住。

日军从上午 10 时一直杀到下午 1 时许，除路西侧跪着的妇女、小孩被放回外，300 多名男子几乎被杀尽（其中有跟随大人的十几名儿童），只有极少数人死里逃生。于进海身带 7 处伤，待晚上无人看守时，从死人顶层爬出，解下死人的裤带作绷带，包住伤口逃回家里。教员任定国身中 11 刀，幸免于死。西南街高瓚和两个儿子、一个孙子，一家三代 4 口，均被残杀。

### 三

与马王庙屠杀几乎同时进行的还有城西门南侧的云金店前大屠杀。云金店前有一片空地，东、北、西三面皆是民房。日军将从西南街、西北街逐户赶出来的 300 余名成年男子集中到此。店前高台阶上一挺机枪对着人群，然后分 10 人一批，用机枪狂扫，

顿时积尸成垒，尸堆下淌出来的血，染红了土地。住在附近的侯二，虽双目失明也被拉出残杀。张进恩在逃跑时被日军追上去用刀砍断腿，他怒视着敌人高喊：“给爷爷一个痛快吧！”被枪击而死。住在西北附近马路南侧的张凤有，在大屠杀前出来担水，两个儿子不放心跟随在后，刚走上马路，被忽然从东面过来的一伙日本兵撞见，一名日本兵端起机枪扫了一梭子，父子三人倒在了血泊中（加上云金店前大屠杀，张家共有 9 口人丧生）与张凤有隔路相住，在马路北侧开车铺的女婿吴唐，眼看亲人被杀，怒火中烧，在敌人向他逼近时，他不畏强暴，以车辮为武器，利用车铺中堆放的杂物做掩护，与敌周旋，接连砍死 4 名日军后壮烈牺牲。

同日上午 11 时左右，一股日军将从东南街周牌巷一带搜查出的 40 余名男人赶进西城门瓮圈城墙洞里，周炬、吴正德拒不入洞，被当即枪杀。接着敌人用机枪封锁住洞口，向洞内难民接连扫了三梭子弹后，又扔进去一枚手榴弹。因洞正中间设有一厚实木门框，有 10 余人死里逃生。趁黑夜出城的周炳，奔跑了一夜，第二天跑到薛辛窑村脱下背心，抖出一颗只划破前胸的弹头。

## 四

12 日上午 东街、北街的成年男人也被日军从家里赶出来 分别集中到东街大奎阁前、县政府院大照壁后和公安局院 3 处。在大照壁处，日军当众将张模老两口的头砍下，血淋淋地掷在桌子上，一名日本军官“叽哩嘟噜”地喊叫着，威胁民众。被赶入公安局院内的 200 余名徒手民众，被日军追砍着囚入东、西各 3 间屋子里。17 岁青年李喜和在逃跑时，被日军举刀照其后脖颈砍去，脑袋虽砍下，气管仍连着，发出呼噜呼噜的声响，又被补了一枪

而死。约下午三四点钟，3处难民共500余人，全部被反捆双手押向城北。途中，70多岁的李嘉禾老汉因跟不上队，被日军一枪打死。日军把人们押到南洋河北岸霜神庙后崩楼坡下的一段水壕边。水壕开口约五六尺，深三尺多。日军仍沿用马王庙大屠杀的方法，将难民分批用刺刀扎入壕内。人群中一位叫张四如的老汉高喊：“兄弟们，我们不能等死呀，能跑就快跑吧！”话音刚落，即被日军拉出去打死。有个人第一刀未被刺中，被两名日军相对着扎过来扎过去地扎入壕内。还有几名被刺伤未死，发出呻吟或惨叫声，被日军乱捅一顿气绝。临走时，日军又在壕内尸体上埋土，因正赶上下雨，只仓促地埋了一层薄土。未被刺死的少数人因此得以逃生。幸存者王振文叙述了他在大屠杀中死里逃生的经过：

“我家两代4口人是在同一批被刺杀的。我被扎了3刀，最初一刀是扎在左肩胛骨处，当时只觉得刀尖凉凉的，后来右肋下又被扎了两刀，由于我在中了第一刀后就昏迷过去，所以对身边跪着的二伯、四叔、堂弟是怎么被扎死的情景，就记不清楚了。

“不知什么时候，我感到脸上像针扎一样的痛，剧烈的疼痛使我逐渐苏醒过来，我张开嘴，觉得有水珠落入口里，等我睁开眼，才知道天正下着雨，看天色，时间约是黄昏时分。我用手一摸，身上有泥土，在我脸边有几株蒲草棒（被日军埋土时连根挖出的）摇曳，不时地抽打着我带血的脸，我这才弄清了刚才疼痛的原因。我试着用双手撑着下边的尸体往出爬，由于腰部伤重，几次都失败了。就在这时候，我身下的尸体竟蠕动起来，还发出哼叫声，让我往开掀一掀，我身子动不了，只好用手搬他的头，使他头先钻出来。他钻出来后，又往出拉我，我说：‘我在顶层一时死不了，你拉出我也站不起来，还是你先逃命吧！’他向北逃走后，我又昏过去了。后来在模糊中觉得有人在剥我的上衣，我睁开眼一看，原来是东街的王君，他刚从死人堆爬出来，因赤着上身，想从死人身上剥件衣服，竟把我当成死人了。后来他硬是将我抱出来，又

扶我站起来，在他的搀扶下，我强忍着剧痛，摸黑向东面鲍家屯方向逃去。”

霜神庙大屠杀遇难者有 500 余人。

## 五

13 日上午，日军又接连制造了大操场惨案。实际上，日军在第一天就做好了继续大屠杀的准备工作。屠杀了整整一天的刽子手们，将来不及残杀的百姓，囚在北城门瓮圈中过夜。在押送时，为防止人们逃跑，日军将百姓的裤带解下，一个个反捆手臂，排成一行，因失去裤带，百姓的裤子均掉到膝下（当地成年人习惯扎裤脚），下身裸露，受尽了凌辱。更有一些人因迈不开腿走得慢，跟不上队，不时地遭到日军的抽打。更可恨的是，日军竟将被他们强逼着担水灭火的青壮年们也一同囚进了露天的瓮圈中，外面派日军严密把守。可怜的 500 余名百姓冻饿了一整夜后，等待他们的却是死亡。第二天一早，日军先从百姓中挑出袁美等 40 人，每人佩带有“苦力”字样的白布袖章，清理街道上的尸体，也有一部分人被分派到城外拉水，以供日军食用（因城内 40 余口水井均有死尸）其余全部被押往东北街大操场附近的一个院子里。操场中有晋绥军挖好的 3 条大壕，壕深约 3 米，东西长 11 米，南北宽 2 米，3 条壕互相沟通，原用于防空袭。被囚的难民，10 人一批，被日军接踵押到壕沿，用机枪狂扫，跌入一批再扫一批，机枪吼叫了大半个上午，500 余名难民都被射死，无一幸免。日军还在这里照了相。

## 六

14 日，残杀仍在继续。这些侵略者杀人杀红了眼，唯恐还有躲藏起来的男人没有被杀绝，是日又对四周城墙的洞、坑，进行了一番“清理”，见到洞、坑，就用机枪扫上一梭子。

被日军洗劫后的县城，像死一般寂静。连日来，白天乌鸦盘旋乱叫，黄昏犬吠狼嚎。县城内外，大街小巷，尸横遍地，臭气熏天。西南街幸存者高弼亲眼看到马王庙院内，狗成群结队地撕啃腐尸，狗吃死人吃得眼都红了。

大屠杀过后许多天，日军才让居民清理死尸。大多数尸体已血肉模糊，腐烂不堪，家里人只能凭亲人衣服的布料和自己做过的针线活儿认尸。在霜神庙蒙难的高峨，尸体只剩下一条胳膊，是家属从裹胳膊的那只袖子上认出来的。死在城内无人认领的尸体，由七八辆大车拉到东门外偏西一里许的三官庙一带，挖坑掩埋。有个幸存者王家珍数过，仅一个坑内就有 286 具死尸。

日军杀人手段残忍至极。除了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任意枪杀、刀刺外，还用尽了种种其它的杀人方法，诸如：砍头、劈脑、切腹、刺穿阴户、杀后扔入水坑等等。西街魏科子被日军将头砍为 4 瓣而死。东南街一个大污水坑内几乎漂满了尸体。一位妇女见后，误认为里面有被抓走的自己丈夫尸体，对生活失去希望，悲愤至极，自己也跳入水坑自尽。

被日军奸淫的妇女，更难以数计。凡是躲藏不及的年轻妇女多数被日军糟蹋。东南街有一伙年轻姑娘和媳妇，躲在一间房里，被日军发现后尽行奸污。有一位姑娘竟被这群野兽整整轮奸了一天。更有甚者，一些日军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强奸妇女，一位年仅十五六岁的少女，被 7 名日军轮奸后，揪住双腿，活活分尸。

西街两个女学生，被日军奸污后上吊自尽。西北街、东北街妇女被日军奸污后跳井自尽的就更多了。据一些老人回忆，井内尸体女多男少，有几口井已填满了女尸，除少数是因受惊吓轻生外，多数是受辱后觉得无颜再活于人世而跳井自尽。也有为保护自己人格而奋勇抗击被敌人残杀的。西北街姑娘贺月娥，面对着这批衣冠禽兽奋力反抗，被敌人枪击腹部而死。后来埋在北城门外，被人们追誉为“贞女坟”。

9月14日，几名日军把从四处搜寻出来的一大批妇女赶到东北街，在头天枪杀过人的大操场上，强迫这些妇女把裤子褪到膝下，用枪托抽打着绕圈，日军站在一边狂笑。

天镇城“八·八”惨案中，被杀害人数西南街332人，东南街368人，东北街258人，西北街290人，总计1248人。有400余户被灭绝。加上外籍客商及本地受害不知姓名的200余人，蒙难者共2300余人。被残害致伤及被抢劫财物者，则更难以数计。

日军灭绝人性的大肆屠杀，不但没有使天镇人民屈服，反而更加促使他们在惨痛的事实面前觉醒，激发起抗日的英勇斗志。日军侵入天镇城制造惨案之时，正值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沿同蒲线北上抗日之际。天镇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八路军抗击日军的鼓舞下，积极投入群众性抗日斗争的洪流。

# 血洗左云城

邵明仁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兵分 3 路大举进犯华北地区。其中，沿平绥路西犯日军于 9 月 13 日侵占大同城后，9 月 16 日侵入怀仁的日本关东军察哈尔兵团第十五混成旅团经吴家窑、马道头向左云城南逼近。17 日下午，进入左云城南潘村、何村、朱村、杜村及南八里一带。18 日下午 2 时许，日军集中火力从左云城南攻击，城内守军阎锡山骑兵部队孙长胜师力不抵敌，左云城沦陷。

日军入城后，在全城大街小巷横冲直撞，见门就砸，见人就杀，所到之处无一人幸免。西巷赵禄兄弟 6 人全被刺死在大门外；宋恭被日军用铁丝穿入手心拉在杜家巷与同难者 30 多人一起被机枪射死；日军进入东巷王德政院内，他父亲开门时就被捅了一刺刀，次日早晨死去；同院的刘建邦一出门被日军开枪打死。日军闯入任金鱼家，将其子、孙、侄儿和同院的王录及邻居侯富、常金狮等 10 人押到城墙下枪杀；南门街王福功的家属和亲友 6 人，被刺刀捅后，推入山药窖内用柴火烧死；南关刘家院，年近 5 旬的母亲拉着双目失明的儿子，被日军投入井内活活淹死；杨家的儿子被杀害，其母出去看望、收尸，被五六个日军当作活靶子打死了。朱家 6 旬婆子，在几个日军狞笑声中，也被当作活靶子刺死。日军在常糖坊院内杀死 70 多人，将尸体投入糖窖内。西巷口一家小店铺女主人年过 5 旬，女儿十四五岁，被日军强奸后，母

女痛不欲生，投井自杀；府街一媳妇被强奸后又被日军刺死；鞍子匠麻太，被日军闯进屋刺死，欲强奸其妻和女儿，母女二人奋力反抗，又一并被刺死；西街某媳妇因病卧床不起被日军轮奸后死去；洞儿街某媳妇产期未满，被轮奸后造成严重月经病和精神病。

这就是日本何野部队在左云城制造的骇人听闻的惨案。据统计，9月18日下午半天之内，左云城共有287名群众被杀害，被烧毁的房屋，被奸污的妇女不计其数。

日军的法西斯暴行，激起了左云人民的愤怒。他们揩干了眼泪，掩埋了亲人的尸体，满怀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 灵丘惨案纪实

李清桂 韩世英 海志宽

侵华日军坂垣第五师团于 1937 年 9 月 20 日侵占灵丘县城，从 9 月 23 日起开始了有计划的大屠杀，头两天杀害县城居民 600 余人。同时，侵犯灵丘城郊之敌，也到处杀人放火。在一个月之内，灵丘被杀害的群众达 1200 余人。

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军从东向西、向南推进。坂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旅团长三浦敏士）突破晋绥军七十三师刘奉宾部和独立三旅设在灵广交界的义泉岭、白旷防线，于 9 月 20 日下午侵入灵丘城。这是一支南侵日军的先头部队。由于他们急于南进平型关，把青壮年男子抓来替他们背运物资，把妇女抓起来给他们做饭，开头几天还没有大批杀人，一些逃出去的人，有许多又返回县城。

谁知这是日军的缓兵之计。9 月 23 日，由三浦敏士率领的日军二十一旅团第二十一联队第三大队便把城门紧闭，只准老百姓进城，不准出城。一清早，日军分头沿门逐户大搜捕，凡是男人都要抓起来，连小孩也不放过，全部驱赶到集中点。全城集中点有 3 处：一处是城内东北角大云寺后的大马场，一处是北城墙下奶奶庙南的大菜园，另一处是城内西北角财神庙、老君庙后的空场上。有人想找机会躲藏逃跑，但都被日军当场打死。住在南城门口开店的王进福在闯出城门南逃的时候，被打死在清水河边；一

个姓马的住店客人，藏在厕所被日军发现用刺刀挑死。

当一批一批群众被赶到集中点时，日军已经往这 3 个地方运入了大批的草绳和铁锹，人们看出这是敌人有预谋的大屠杀，但是已经来不及逃跑了。成群的日本兵逼着一部分青壮年铲土挖坑，把其他群众用草绳捆起来。整整一个上午，挖了许多深达丈余、宽 10 余丈的大坑。大坑刚挖完，敌人机枪就开火了，挖坑的人们全被打死在坑内，然后把被捆的群众，逼到坑边，一个一个用刺刀挑死推下坑去。

在大马场，被日军枪杀和挑死的达 300 余人，刘廷干、刘汉英兄弟 4 人，刘来德兄弟 3 人和他们的两个孩子都被杀死在这里。在奶奶庙南，被日军屠杀的有 200 多人，李海一家 4 口，郝登之一家 3 口就在这里被杀。在财神庙、老君庙后，被杀者有袁耀国、武忠、刘廷雨等 100 余人。3 个场地被日军集体屠戮者达 600 多人。

这一天，被敌人零星杀害的也不少。城外帽铺的刘玉珠、聂永耀进城找人，被日军抓住，绑在东街树上用刺刀挑死。日军把抓捕的妇女集中起来，强行剥光衣服，连裹脚布也强行撕掉，浑身上下一丝不挂，一面抽打，一面强迫她们裸体扭摆，然后这群野兽将她们集体强奸、轮奸，许多妇女奋力与日本兵撕打在一起，有的和日本兵拼命，当场被杀死的就有 10 余人。

日军继续四处搜捕，把抓到的居民带到这个杀人场来，进行所谓杀人比赛和杀人表演，他们把抓到的人按个头大小，分别绑成几串，强令跪倒，由日本兵挥动大刀分批砍杀，有的人头被砍下滚在地上，有的人头还连在脖子上，有的未被砍死倒在血泊里挣扎。如果持刀的日本兵能把被绑群众的头一刀砍下，便会受到围观日军的称赞，并发出疯狂的笑声；如果持刀的日本兵一刀杀不死一个人，便会受到日本军官的叽哩呱啦的喊骂，围观的日本兵也发出一阵阵喊叫和嘲笑。日军还把抓到的群众强按在凳子上，